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二十九卷

傳

蘄處士傳

贊

自贊

黃元亮像贊

無長叟傳

三睡圖贊

徐子像贊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仁和李之藻振之校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海濱集卷之二十一  
目錄卷之二十七  
一  
猫相乳贊

銘

螫室銘

頤齋銘

顏樂堂銘

晦室銘

尊已齋銘

王勉夫齋銘

箴

進學箴

偈

神居實師退院作偈留之

雜說

斃蜂說

什柳說

處病說

辨俗說

文以變為法

文法

八卦由數起

子穀秬黍

三屬之甲

牛車為櫓

三十卷

文

偶吟文

酌淮文

目錄卷之二十七

二

一

表盜文

還鶴觀文

房陵勸農文

定海勸農文四首

祀文宣王文

祀堯國公文

祀鄒國公文

祀芒神文三首

祀風師文

祀雨師文

祀雷神文

登極赦祀諸廟文

明堂赦祀諸廟文

謝諸廟文

社稷神文

秋祀諸廟文二首

祀龍母文二首

秋謝至德廟惠感夫人文

諸廟祈雨文

林屋洞天請水文

龍水祀文

諸廟祈雪文

謝雪文

諸廟祈雨文

謝雨文

諸廟祈晴文

龍池祈雨文

龍堂祈雨文

散解龍廟祈雨文

祭陳吳縣文

祭趙提刑文

祭趙孺人文

祭丁知縣文

祭汪叔量文

祭羅樞密文

祭石湖先生文

祭林子長文

哀詞

高大卿哀詞

卷之三十一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目錄

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明海鹽王廷俊君英校

三十一卷

題跋

題釣遊圖

題石蘭圖

跋郭元邁虜中詩卷後

題月溪辭後

跋龔院判二帖

跋龔院判詩集

書辨誣錄後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

跋尹和靜所書孝經  
跋知安老人詩

題俞筆工所藏法書  
題論史

書徐晉寧傳後  
題王勉夫雜記

跋趙子野詩卷  
跋簡齋帖

跋沈子宿瀟湘詩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說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後  
題呂居仁詩

題變離騷  
題荀子

題長慶集  
題六君子古文後

題東堂詞  
題陸宣公集

題范蜀公奏議  
題東堂集

題活人書  
題養老書

題本草單方  
題易傳

題隋書  
題春秋名臣傳

題長慶集  
題沈氏易小傳

題孔叢子  
題孫先生春秋解

題孫公談圃  
題南華真經

題百一方  
題國語

題方舟集

題石次仲燒尾集

題西山集

題家語

題韻類坡詩

題大易粹言

題七書

題夏文莊集

題王浩然集

題四時纂要

題太倉梯米集

題策府元龜

題衛生家寶方

題宋百字詩

三十二卷

論

姚宋上

姚宋下

辨異

秦

朱温

蕭望之

僖負羈

主父偃

甯莊子

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九

傳

蘄處士傳

蘄處士其始祖蓋大撓之別派母初娠乞名於撓撓曰是將得吾之數而先乎人者故以先名之及長器局方正好潔而便靜喜縱橫泛交多可自王公庶人有好之無不往往輒從容竟日至於閑逸奇窈之人掘穴嵌巖棲遲之士尤與之昵往往定忘年之交先以有行自矜其實挾數以遊世機變警敏無與敵與之偶者莫不過



爲之防勞役其思慮若疎而忽輒有所失坐是亦有厭而遠之者其厚者弗悔也時黃帝經理天人披山通道功未竟而蚩尤氏旅拒於是有涿鹿之役號爲多事有機之暇時亦命先先進侍率漏下十餘刻未休左右媚其款狎以爲言上曰爲天下誠不可近小人如先何議且非是何以怡神而休其暇日春遇不替然命之則往弗常進也帝之儻也先不之知自斃以徇偕弓劍葬橋山子孫甚夥而秋獨能世其家從而學必待其專心致志乃旣其術秋之苗裔散在夷夏皆以處士名秦漢而

下俗愈不淳處士之術愈售至於博塞泉賄必見命景帝時七國反吳濞爲戎首或曰前此其太子鬻長安死非命濞蘊忿久矣處士有力焉孫氏吳時士大夫多從之遊韋洪嗣者深疾之正衙彈之曰斬氏弊族也任數以肆欺好勝而喜殺欲羸而置人於貧苟生而不恤人之死迷而不反不惟氓隸而已士大夫亦爲所惑豈不曉其故今魏蜀未滅正策士効謀雄武用力之秋而一近斬氏則置不動慮玩歲愒日上氣益荼願陛下奮發睿斷屏之遠方不齒于中國而後二方可臣海內可一

矣上是其言下詔禁論而不能絕是後人主亦或好之  
宋孝明尤甚自以爲莫逆於心者其實不然近臣之推  
避蓋面諛也處士之自出河間象氏沙苑馬氏因處士  
而進皆得幸然不若處士之嬖云贊曰孟氏有言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議者以是論世斬氏之先不聞其有大  
功德若舜禹義稷者子孫何其盛耶其交若無選與人  
方圓以是有聲而韋洪嗣疾視之詆之不遺力豈亦古  
所謂鄉原者乎佛老二氏至漢乃有之今乃蔓延浸漸  
與吾道爲盛衰雖以傳奕韓愈辨之力拒之果欲絕之  
而反熾况先委質黃帝而以其身徇爲中國著姓遠矣  
吾宣聖又嘗舉之以誨羣居不知義者彼且藉口洪嗣  
之言矻矻乎難入宜哉

無長叟傳

無長叟其先占籍解梁以郡爲氏有名丹書改其姓虺  
氏因亡澤國子孫散處汙耶之鄉或曰有餘以不足名  
長以短而形是子風韻丰美無所短何長之足言故以  
無長目之叟始生也母卜之得坤之剝卜者曰是蓋空  
於地而剛外黃中而剝膚捐軀以徇人其墨者之徒歟

爲人郭索嬰珊健武好勇介而戈若可畏然人得近之無患也性喜霜而惡霧不隨俗爲生常假穴以居如上古時越子方懷報吳祥下之日進種蠡問計策意殊不醜叟因饗人進見王薪臥膽茹累然也因問王曰王富貴玉食無欲矣而臞瘁乃爾非以吳怨未報耶今所咨非蠡則種二子外無得也豈捨是絕無可使者二子身則越而遙計吳能使越治而不能使吳不彊臣之族太半居吳願爲內間潛耗其國待其民貧食艱王起而乘之庶有功王曰善旣吳稻告成叟之族一昔戕之剪焉

無存謂吳人爲病越子乘之吳大敗後果滅吳叟之力居多越子旣并吳甚重叟叟亦不以功自多國中自王而下小夫庶賤凡生齒之類咸供其求有味其風度而饜飶其道交口稱之曰自叟之來吾食必飽飲必醉叟固無不可蕭然傾坐正復藉糟含飴時爾尤得幸於主雖尚食或觴羣臣若內與后妃燕未始不侍左右近侍尚醫之徒勸王疏之未能也思有以傾其愛乃進東海薄氏虞句章江氏瑤石氏首王接之果大愛幸叟爲性躁擾不能無望一日揖三子曰當越尚弱吳主盟申

夏舉宗爲死間衡行莫禦使吳民無秋而越終以伯在子乎在我乎三子曰唯子不觀天道乎四時迭更功成者退掉臂赴市者匪莫而朝過是不畱盼也何也盛必有衰顯必有晦使子策勳之後悠然長往隨波江湖蹈滄海而深潛五鼎厚味不足以浼子身名俱全不其賢哉且夫三犧五牲牽以適廟被以綺繡薦以雕俎孰若徜徉於曠莽之野今子貪附一寸之明而不思砧杵之可畏怙虎怒之氣而忘烏喙之不可保也亦愚矣種畱而誅蠡去而壽近事之驗也子其何擇叟於是口呿沫湧不復措辭然終不能去而死今其子孫必以秋冬爲出處之候三子慕之亦懲其祖之失云贊曰吳起自伐其功屈於田文蔡澤關應侯之口而代之相位蓋長於此者或短於彼晉進退盛衰之機者曉之以理未有不幡然悔也叟之於三子始焉憤如俄焉昭如抑亦物情然爾聞之長老有乞郡江淮間者首問監郡無有又聞叟之所居也欣然戒塗其籍甚衆口如此而竟不得保其天年昔人甘五鼎烹豈叟之謂歟

贊

湧不復措辭然終不能去而死今其子孫必以秋冬爲出處之候三子慕之亦懲其祖之失云贊曰吳起自伐其功屈於田文蔡澤關應侯之口而代之相位蓋長於此者或短於彼晉進退盛衰之機者曉之以理未有不幡然悔也叟之於三子始焉憤如俄焉昭如抑亦物情然爾聞之長老有乞郡江淮間者首問監郡無有又聞叟之所居也欣然戒塗其籍甚衆口如此而竟不得保其天年昔人甘五鼎烹豈叟之謂歟

傳神自贊

酸寒之骨骯髒之面茲可以齊壽夭冥貴賤以我爲我  
是謂知止足以病處病是謂去健美求窮我者又將誰  
怨

三睡圖贊

良苦良苦放顛放癡多言多語謾殺鄮山尊宿掃殘國  
清塵土相逢共作一覺睡却是惺惺超佛祖

黃元亮畫像贊

粹而溫真而醇有邊幅無緇磷世日以靜者古所謂逸

塵  
民九原不可作矣冰峙鵠立條然眼中孰知有庾公之

徐子畫像

意必接辭而通道或交臂而孚我得之子其諸異乎了  
然於寫影之間况乎桐君之傳兔穎之餘是其器度之  
漂蕭襟抱之恢疎必能眇睨乎紈袴子而亦不屑山澤  
之臞者歟

貓相乳贊

併序

吾友龔養正家二貓產七子同一棲一出則一畱畱者

均乳之非其子則怒視或噬之貓之常也亦或噬其子焉今若是吾求所以致是者為之贊曰

狸其質人其識匪狸之識繁人其德二狸七雛彼出此居居則乳之其七一如惟子龔子賢譽所萃和氣有格爰及殊類人苟友悌大可致書家或仁孝鵲馴于除彼乃謂小人絕望君子而獷戾不可以為遜順即今推之吾敢信耶

銘

蟄室銘

自物觀物蟄則屈即道自觀蟄則安安為動機屈信之基尺蠖應龍彼亦一時席戶甕牖劣可容膝如君魁磊而蟄此室其詩之昌其操之剛松栢雨霜蚌胎含光孰晤而語蝸緣蟲弔兒輩須之霆驚電曜

頤齋銘

豐之文彊之質中不餒外不怵懼而睥虛以實超世表寓此室繫其適匪以物有餘於不足之間是謂正吉

顏樂堂銘為友人胡良卿作

寧為集枯舒舒愉愉無寧金朱睢睢盱盱徇外者不足

自反者有餘志士抗志晞顏與徒惟子胡子翛然一堂  
左圖右書有琴可絃有酒可壺浩歌長吟不知蟬冕之  
為王公簞瓢之為臞儒有立者卓越宇宙而與之俱也

晦室銘為嚴文炳作

物之相形蓋以其對惟其有明是以有晦此韜其光彼  
耀其芒瓦缶崇鼎自渠所命無中而表暴之皦皦達人  
過目眇乎其小遺外而內養我昧昧玄鑰所觸浩乎其  
沛子寓此室辱以名之揭日月者倚墻則塵世莫領此  
宜莫省子誰印是心參寥疑始

鏡庵銘為明波主人仙師作

有鏡易塵有明易昏不器之器輝華日新仙師所寶非  
無非有明何從生塵何從受宴坐一庵照映今古玉盤  
珠瑩霜空月午形謀而光不如匣藏彼過用之洞察毫  
芒大圓若缺大明若昧曰儒與釋異乎不異吾言贅矣  
師一笑領豈惟為師亦以自警

尊已齋銘

眇乎吾身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惕于日或  
昏于利情焉凡庸肆焉悖戾隋和之寶藉而櫝諸康瓠

江尚長翁文集 卷之二十九  
瓦缶培棄若無世愴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已尊寧惟已  
珍敬夫可願毋受所賤嚴其不爲毋納所卑可無豐豐  
而戒悠悠子如尊之母取外求

王勉夫齋銘

逐物者憊然於巨細反已者安否之是計我求其本彼  
役諸外一室尋咫尺天地之間盤薄容與如棲睫端王子  
視之萬間不殊礪而迷則鱣鯨橫海祇以自困得所棲  
則蚊蚋一睫晏然有餘軒裳典墳鼎珍菽水言銘閉關  
論夸毗子

箴

進學箴

勤則不匱廢以自逸而况吾儒顧乃愒日雄也競辰侃  
也惜陰夫豈不懷汲之彌深羣書之傳所以爲子政羣  
編之絕所以爲孔聖或苟且餒聖賢猶病惟古魏魏勉  
將與同云胡弗思委身凡庸盍圓其枕起鷄未晨盍火  
其膏息須夜分資則敏銳母恃所恃文則炳緝無足所  
足細而富貴大而事業悠悠而圖北轅望越酬應焚絲  
歲月崩湍我作此箴用諭燕安



偈

神居實師退院作偈畱之

瞿曇住西域說法度羣生羣生所依怙目以不動尊惟  
其不動故羣動皆攝受是時波旬種百千萬眷屬排根  
摧毀辱蜂發雨矢集瞿曇如須彌蟬蠓如予何亦如太  
虛空雲翳自變滅砥柱中驚波古今無少損不動而坐  
勝妙力固如是子道已末法衲子沈世紛競爲住院計  
匪利卽趨名就常不待招逐有棧豆戀實師住神居四  
衆所歸向云何得歸向以師清修故雖爲衆歸向不作

患失想翩然挈瓶錫去若釋嶠雲亦如箭辭絃勢若不  
可挽自師掃積弊羣魔尚遺種瞿曇昔去世政以波旬  
故師行不回首彼魔所願欲雖無末法病或昧不動意  
請荅四衆心請爲神居地柅車折蜚錫山立鎮故棲須  
彌自無恙太虛自空曠衝波沩沩去砥柱屹不知羣魔  
今未勢殘雪行見現我心寂不動是瞿曇智力是子大  
法權我不爲子道子道可繫舉庸酌四衆心爲子說此  
偈瞿曇設住世與子同首肯

雜說

斃蜂說

蜂善螫人被螫痛終日不解稚孺遇之幾憊絕畏尤甚然逢之不皆被螫觸之則螫近其居則螫有入于窻陽迷其穴穴以出之不克遂斃之斃之釋然而當蓋是非室間物不得不畏稚孺尤所畏吾不斃彼則彼將吾螫祛之不能則斃之不顧以汝有斃之道焉小人銜鋒搖毒性善螫與蜂同士君子畏而防之甚於畏蜂彼或肆焉君子仆焉而吾民滋不堪世不無小人人亦不皆被螫交而犯之則螫臨利害亦螫猶之觸蜂而與蜂居毒寢延吾民猶之稚孺遇之必憊絕而大不堪而使之躡要塗睨高位駸駸制人甚於蜂之窻間與人居辨訂培擊逐而斃之不遺力可也彼非吾仇也而必逐之必斃之蜂然者吾不斃汝將爲汝螫非直自爲計亦爲稚孺計舜不去四凶孔不誅少正卯復辟而畱三思何異仁於蜂必不仁於人

仆柳說

庭柳二幹相若一扶疎一蔚然甚茂人必譽茂者予亦愛之一日大風茂者仆焉扶疎者乃無患木之生以枝

葉枝葉以幹幹以根枝葉盛矣而幹不勝仆之道也猶  
 之人德行根也才幹也技藝威儀文辭進趨凡外之接  
 物應俗間而婉者皆枝葉也德行先而才後技藝威儀  
 文辭進趨又其後焉是不可無要不可勝諸本後者之  
 浮先者之朽然平安無事或可欺人使之譽已投之倥  
 偬顛沛敗矣是不猶柳之蔚然仆是風耶吾識之以自  
 警

處病說

治病有術處病有術治病屬之醫處病責諸已處病之

術所忌有三一曰諱治身猶國古者之為國諱亂乃亂  
 諱亡乃亡身猶是也吾已病顧乃畏人之知其病意人  
 之幸吾病秘不語人至於一旦不可為矣是謂諱二曰  
 忽羣蟻可以潰隄一燭可以燎原病之生未不自微  
 而著既病矣猥曰是何足慮食啖嗜欲自若也或且曰  
 吾有命凡可以已吾病皆置不省病安得而不劇是謂  
 忽三曰疑人亦有過於畏而煩於慮者病未為害惴惴  
 慄慄不可朝夕亦或可以甚其病故曰疑予閱病者坐  
 疑而重其輕有矣未若困於諱且忽者之多也不幸而

病首去是三者而又必禁聲色省思慮絕悲忿驚憂以葆其和而需病之衰其次邀功於藥必也淡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此與醫經不相關而其理可以推知也味勝則藥力薄淡茹則藏氣平藏氣既平砭劑乃功予能淡食家人見謂難能每不難之蓋揆之以理爾當進食惟古顏子之簞瓢曾子之併日食原子之藜羹彼之巍巍萬古師仰顧乃爾今之奇傑邁往之士槁處埃壙枵腹傲世者不一而足而吾必極口腹羶薌而後慊耶且淡食而病已枯槁之日甚短而備味之日甚長小不能

忍至於大不容不忍耶予臨食心此二者故常甘半菽而忘八珍雖然是處已病之說爾世固有無地受病之道惜予知之晚也岐伯曰聖人治未亂不治已亂治未病不治已病古之志士凡其薄滋味謹起居鳩視嗜欲寇防風邪皆所以治未病素問難經詳言之矣論語一書吾宣聖爲未病之防甚至而人往往不能遵而守之也故病其曰君子蕩蕩曰何憂何懼曰智者不惑夫如是心之戰掉恂慄氣之拂結鬱堙無有也病奚由致人或病無乃反是歟至於日用易守者亦有愧焉者矣不

爲酒困酒無量不及亂人多違之予亦不能敬遵之宜其病魚餒肉敗不時失飴皆不食也肉不勝食氣人多違之予亦或不能敬遵之宜其病居恒聖訓矜言之而此皆違之病將誰咎昔枚乘作七發讀之未始不興岌岌殆哉之歎曰出輿入輦蹶痿之幾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甘脆醇醲腐腸之藥蛾眉嬋娟伐性之斧謂之斧謂之伐蓋信乎其腐而伐之也曰幾曰媒則亦甚微而不可不過爲之防也意禹之菲飲食侃之酒不越限君子進御有所和之譏四姬無節皆所以爲腐之伐之者之

防佗流水戶樞之譬五禽之戲皆所以反清宮輿輦之情也歟蓋亦則象孔聖枚乘之言寶以爲鑑用智於未病無或踰此矣東坡論養生引昔人之言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邊生且曰順者死之道逆者生之道也此僊者超舉之術予推之而得衛生之理今是耳目鼻口與夫內而五藏人知順之而已故易死否且病衛生者務逆之如腎好鹹吾過於鹹腎則適矣吾形性何所益肺好辛吾過於辛肺則適矣吾形性久則憊肝心脾亦然目欲色人之情也而志士君子

泯是念非矯也設婉麗橫陳也抑而遠之者為是乎即而從之者為益乎外而形內而藏貴逆而不欲順逆之至僂者不遠降此猶可以康寧永年知逆之貴則淡食可安也嗜欲可禁也思慮可捐也悲忿驚憂可泯也何病之虞予幼多病晚乃粗知之噫求之桑榆者已較之置不求不猶優乎私優之樂以告人也故為之書

辨俗見

世俗遇冬而煖曰此冬行夏令春而涼曰行秋令其陋可笑士大夫或為此言所謂行令如正月布德和令二

月脩闔扇四月始絺九月大飲烝之類是已春大飲烝則行秋令矣夏而伐木取竹箭則行冬令矣此雖不足辨恐吾子孫亦普此聊書之

文以變為法

作文之法備于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經於句法字律春秋嚴矣一字之變褒貶各有在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予讀東門之枌三章皆述陳之民化其上而遊蕩至中章則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與始末二章自同而異特

為奇偉詩人所謂泣鬼神者邪月令世傳呂不韋所作  
每月始末立例為言不得不同其中未嘗不變其法至  
食麥食稻穀事大同小異五月則田農乃登黍是月也  
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森嚴奇譎如此  
屈子曰吉日兮辰良此其法也退之碑羅池廟曰春與  
猿鳴兮秋鶴與飛此老多得先秦文法六一翁疑之非  
是

文法

古人妙於文惟如故健文有順而健有逆置而彌健遷

固多得此法必我也為漢患者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亦側目而視必我也必湯也置之于上其語彌健而法  
作文至此妙矣吳芮贊曰庶有以夫著于甲令而稱忠  
也亦此法后山用之於詩獨無樽酒為君壽政使秋花  
未肯黃

八卦由數起

律曆志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言萬物之數因  
八卦而起陳子曰非也此數謂揲著筭法爾易雖至妙  
其起也則由數有數然後象而至理可索也象一象兩

七八九六之類是也

子穀秬黍

度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注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師古曰非也子穀猶言穀子爾陳子曰二說皆未爲得子穀謂種而可子之穀穀之可子者不贏縮可以定長短多寡不腐敗可以等輕重故度量之起皆以子穀而權稱亦用千二百黍子穀之說蓋在於此

三屬之甲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師古音之欲蘇林曰兜牟也盆也髀棍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蹠繳一凡三屬師古是如說陳子曰屬當音之樹周禮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謂上旅下旅扎續之數今云三屬取其輕便可出奇取勝故曰日中而趨百里今被重甲猶謂之全裝其斫營襲敵亦用輕兵亦屬之七六五三謂歟

牛車爲櫓

巫蠱事戾太子誅江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



白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  
車爲楫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  
以當衝突爲櫓猶言安櫓也置楫車上禦矢也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

文

偶吟

長翁貧自安拙自尉拙故不勞貧故無累管管貿貿閱  
人間世玉不獻而全足國有役而掉臂冰釋夸跂之慕  
灰死彊陽之氣然而嬉笑怒詈起宮羽音歌洒風煙辦  
遊戲事是則全樂于天資養于地者也彼孑孑而名揭  
揭而營將倚墻靡之豈容動其喙耶

酌淮文

長淮渾渾蕩蕩沸涌兮經楚被吳瀆之一今匪河匪江天  
豈以是限南北兮衛拱皇居神所職兮殺虜之衝師濟  
其出兮皇皇聖筭包九域兮塞幽冀趾龍荒行有日兮  
掀然臨流豈曰效楚囚弔湘屈兮盤盤鼎立曾武庫手  
椽筆兮燕然有石可繼勒兮縣縣祀典為神之報歆芬  
苾兮

壬寅十月十日同行葉三錫君子  
劉宗元之二君命某辭之乃云

表盜文

陳子罷官吳門坐貧無廬百指纍然借官舍以居右連  
城闔其左通衢空曠僻負塊處幽屏斷絕比鄰之間岑

寂無人之境置孥營食漂然而北逮負擔之勞方休妻  
子之望已亟營營擾擾若不遑息陳子問其然其慙噴  
噴其意啣啣曰自公之出偷兒赴隙一之日穴吾壁四  
之日闕吾極僕驚婢寤已無畱迹雖幸焉而無喪亦攄  
魄而震惕揆犯險而徒還豈來意之遽闌盍擇地而規  
鄰須公歸而定遷陳子曰嘻抵冒之一再罔盜之頑也  
有以甚其來緊誰之愆也悖而取雖義之蠹斲其子亦  
仁之殘也絲寒粟飢賢愚所資一貧為累彼我共之守  
之者罄其術以甚密何異取之者殫其力而不遺豈知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夫外其身則其身存私其蓄則所蓄隳達者之徒其大  
無隅其見靡拘委吾形骸曾外物之不殊相彼凶戾同  
赤子之一初穿墻而檻撤可以馴製踰培關而去捷可  
以却穿窬自其心而論之有其所有則予亦盜忘其可  
忘則盜亦予况乎患起於用智疑生於多術高明之室  
羣偷所集夫吾今者幸飽溫之不謀借僕奴之赤立彼  
之來也蓋已瞢冒不審得諸外而昧其實寧不由高墉  
大屋之爲累乎今又警徼之彌增防閑之愈悉四植矛  
戟九省扇鏑惴惴凜凜真若護寶庾而守金埒者宜其  
窺之不釋而乘之愈急也獨不聞挈篋而趨蒙莊之誨  
人裸刺外示陳平之全身匹夫罪也璧未去文豹取也  
皮之存理則固然顧乃以無有爲有不文爲文則咎不  
在彼而在汝曾慢藏之足云然則視盜而一之者德之  
至表盜而示之者術之次今慮勞而形弊由兩者之俱  
蔽儻欲其無患歟盍思所以反是仲歎季服敞愧愧悔  
倒床甘寐罷警屏衛老稚俯仰帖帖無事

還鶴觀

長翁之居宛在澗邁有草不鋤無雀可羅翩彼皓鶴來

自無何傷我權籬啄我徑莎側殷鮮之丹頂揚漂蕭之  
玄袂方刷羽而振迅欲遡風而凌厲童見棄而得主良  
愜心以暫尉佇立凝情延頸悲鳴俯有粒而不睨寂無  
人兮尚驚女旣嫁而非夫倏悔心而潛萌繫胎禽之翔  
集必芝田與瑤池胡失脚於雲衢受塵寰之攸羈崇臺  
峻沼之間處之猶戾其性庠隘局陋之地得此寧其所  
宜愍其失所歸乃故主言從隙地徐行郡圍碣而迷昔  
驥之困鹽車復而喜俄珠之還合浦佐卿獲反於故居  
萃表漫訪乎新語汝來其始宜吾之鄙捨池籟之萃潔

步小家之尋咫尺自我而言不幸乃爾孰何棲止潔粒清  
水彼破琴之戇夫與攘雞之饕子或搖其牙血刃腥机  
乃吾是逢不其幸矣方汝來客其居促戚其棲喞側集  
枯捨苑寧計之得吾挽其畱稻梁是謀鷲猛是憂有繫  
眯於虛明寧它日之休休今其云旋忘忿恚脫糾纏躡  
空曠鳴風煙玉粒而清泉吾亦置營營捐拳拳冰釋夢  
覺兩適而金賢紛紛萬殊莫適尸諸貴而王公賤爲匹  
夫夥若萬金細而錙銖認之者愬愬任之者愉愉影事  
視之固不可必其已有又安可有其所無徇諸物則多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三十一  
累求諸已則有餘吾可不泰然於既失之後慊然於儻  
來之初凡孫若子吾無隱爾作還鶴觀有味其旨

房陵勸農文

誘而諭之曰勸國家寶農歲勸以仲春俾守令奉而行  
之盛德意也爾房民有待於勸者吾不可不告房之水  
地山泉灌注號爲良田而車建之器略不知具今若壅  
者壅之不可壅車建而溉不惟凶荒當減十五而平原  
陸地皆可爲秔秫之區房之原陸彌亘數百里而桑柘  
絕少蠶事蔑裂飼守繅織皆未得法端疋狹燥絲綿腐

暗無可取貴與其植他木不若多植桑柘每歲春辦爲  
四十日夙夜之勤繅織飼守求盡其技精其事將不止  
溫煖取給亦可貨以自贍二者汝房民之急務宜取法  
江浙之人夫淮漢之俗大抵畧同權守淮人也亦以農  
起家每不自以淮俗爲是而農器之製必訪諸浙耕者  
蠶者亦取法於浙故農功日劭親舊之見從者日以給  
足吾今樂以身所履者語汝而以待親舊之心望汝汝  
其聽之外此則賦稅必務早輸輸後期一或追逮費將  
十倍受笞于官何益毋耽道釋毋徇巫鬼凡吾所見耽

江海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道釋必貧徇巫鬼必貧或誤其命非吉凶不得已毋非  
時聚飲非農隙毋遨嬉聚飲多費遨嬉則子弟浮惰房  
民未免此吾又舉以爲勸汝其聽之歸與婦子兄弟鄰  
里鄉黨卽吾言思之或相率從之當漸享安富之利而  
權守布宣勸課之責不愧于心吾與汝交有益豈不佳  
哉汝其聽之毋忽

### 定海勸農文

國家務農重穀凡張官涖政無非勸課之意又命守令  
率歲二月出郊延父老諭以此意其望於爾甚切爾居

海瀕服勞力田頗享富歲之樂今猶以勤農爲爾勸不  
幾贅矣抑勤之外猶有可進者茲不容默夫常賦不可  
闕爾寧有不知而率憚於輸送致煩追逮或鞭扑加焉  
田業已所有而假它人戶籍出沒遮覆僥覲不敗露而  
卒不可掩毆詈鬩訟以爭毫末墮棄耕耨糜耗裏囊是  
皆積習已久迷未反者不可不痛自悛改夫官租未輸  
官吏勞擾于上而里正長旁午于門酒食酬謝夫豈能  
免或受杖而去不免於輸所損如何託名寄產已負刑  
憲歲或出穀而人各有心終未必可保不忍小忿求伸

其氣而不免俛首下顏胥吏之前捐金求售恐其却之  
所得幾何所喪多矣三者未去雖勤於農恐未能全享  
勤農之利也爾今幸者以吾爲非欺盡更舊習無撓官  
法心閑無事畢力於農晏受豐登安富之樂而令亦得  
少休憂勞不兩利而俱優歟爾父老訓誨子弟告諭鄉  
里無忽吾言

又

言當由中政貴不倦人無貴賤官無高卑率不外此令  
臨是邑已再見春蓋嘗遵國令典奉天子之意躬行阡

陌酌酒治具以農事爲汝勸其所以爲農之利與夫習  
俗已久自貽其害者諄複言之未應遽忘今嗣豐之後  
復得延見父老皆非姑應故事而已也凡吾起于田間  
身所更而見之審者悉以告汝蓋欲其違害而就利由  
中之言冀汝聽從指日以須跂足而望者皆未甚副吾  
意誨爾以常賦不可違而不盡輸以煩追逮者自若也  
誨爾以隱寄不可爲而立僞戶以興訟訴者猶昔也以  
至訟鬪好勝費財妨時招敵而結怨最不可不忍尤切  
切爲汝誨而亦漠然如不聞也豈令德薄而政謬不足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以服人而使之從或者所言不切時而不足聽歟政與  
德令當反求謂言之不切果非也汝雖未盡從令敢有  
倦于此用是申告汝父老蓋理約則易遵意支則難從  
令不欲多其說以滋汝惑其歸率子弟鄉閭思吾言副  
吾意將見化成于下官不勞于上他日言民淳而易治  
者首舉是邑而推原其自亦知令嘗有以教之而然此  
所甚望也汝當明吾心

又

令到此三勞農矣丁寧苦口亦既一再非鬲上語汝輩

孚信邈視所未敢必而今者比之初來比屋之間農業  
漸成訟牒稍稀誕謾粗減輸送頗應期約則是老令之  
言爾輩蓋亦樂從矣用申言其勤切之意去歲不再數  
旬於理宜早清泉無水利始憂其必且流離飢凍而稽  
事如願民在樂土清泉之民亦粗充腹初無流殍天於  
汝甚厚令亦竊其餘祐盍思所以荅報天施荅報之實  
宜益勤于農儉于家敬養父兄輯穆鄉里訟牒誕謾益  
悔其舊習輸送奉公益知謹畏羞爲頑獷之俗同趣仁  
壽之域使凡觀風于上繼政于後者知老令訓曉而然



爾父老惠我不旣厚矣哉毋忽

又代平江守王仲衡尚書

皇家分任守宰專意勸課歲二月俾之出郊延見父老  
諭以農意守也敢不祇率汝父老前明聽守言吳門之  
地最爲膏腴穀粟之出全浙所賴去年之旱浙民苦之  
而郡境獨豐鄰壤磬磬汝民嬉嬉雖曰雨澤不愆之故  
其亦汝民勤農所致非歟勤農之利旣已享于昔可不  
勉于今其歸率汝鄰里勉汝子弟深其耕精其耘亟其  
收昔歲之澇可戒也不可不培乃隄防去夏之旱可戒

也不可不浚乃渠陂利乃灌具知勤于農而是之不務  
則害其所以爲勤毋飲博毋侈靡毋鬪訟輸官欲先母  
以身試官府貸貲欲信母以詐累鄉評苟反是雖勤無  
益也守到任以來凡臨汝以鎮靜撫汝以寬慈不敢略  
有苛擾則以身勸汝久矣今復勸之以言是皆 聖天  
子愛汝之意守不敢不遵奉者果如吾言汝等享溫飽  
安佚之利守亦得以免曠瘼之譴以仰副九重之矜惻  
顧不懿哉汝父老毋忘守言

祝文

江漢長樂文集卷之三十  
祀文宣王祝文

惟王天縱將聖心傳是道師範古今陶治帝王世底治  
安其原有自衣被天下盡物莫報

祀堯國公祝文

惟公受道聖師優入其域善則服膺仁則克已四代禮  
樂昇付惟重道之固存萬代如見

祀鄒國公祝文

惟公術自孔氏聞知之深養氣知言其傳有木楊墨迄  
熄儒不晦蝕衛道之功淑諸古文

祀勾芒神祝文

青帝司春神則其配發潛振滯無微不至育熏爲嘉生冀  
迎嗣歲祀有常典吏敢不率

又

歲事惟新青帝尸之神其佐也厥功則茂鞭春令辰揭  
虔嘉旨爲嗣歲請守敢怠廢

又

惟春職生惟帝成化欣助贊理惟神龙司因時祇事國  
有祀典徂歲之早民旣勞止屈指嗣歲以迄倒垂繫吏

之憂繫神之責恭陳潔蠲神其監之

祀風師祝文

惟神體巽披拂輔天發育成物之功載諸祀典致敬展誠敢有不時矧惟徂歲常暘害稼故茲歲事寅薦蠲潔為嗣歲請豈止應故事而已哉

祀雨師祝文

穀之生成雨則潤之雨之節調神則司之有餘不足皆物之害時而需焉稼穡用滋脩儀歲祀國有常典式陳明薦神其茹之

祀雷神祝文

發潛振滯惟神庀司聲嘿以時歲乃弗沴爰陳蠲潔為稼事請民亦勞止職神之憂

登極赦祀諸廟祝文

聖天子行堯之道受舜之託揖遜云初澤沛方內自明而幽祀典咸秩惟神有功郡民利賴惟舊侈上之賜所不當後薦誠祠下實惟帝命

明堂赦祀諸廟祝文

湛恩解霈徧暨幽明惟神默佑斯民有功社稷因時宗

祀殿食弗遺玉音俯臨郡敢弗率

謝諸廟祝文 丙申

麥者穀之重民者神所庇也為穀而服勞者民率民而趨時者吏也麥以旱而病民無麥而飢雖吏之咎亦神之累也故無麥禾者春秋所譏而有功於民者禮經所祀也齊此心走羣祠蓋日日以冀也飄然雨雪殿臘而肇春掃氛疹也焦然者油油感然者欣欣有生意也解民倒垂追吏曠瘼神之賜也修辭謁款以荅殊休迎嗣歲也

社稷神祝文

常暘為疹民實病之田疇龜拆比屋怨咨奸和召戾吏政致此斯民何辜坐須轉徙庀職民事神則吏同俾歲之登繫神之功霈然一雨冀畢稼事惟吏與民均荷神賜

秋祀諸廟祝文

經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惟神血食此土人所怙賴今者歲事豐穰民氣和豫物無疵癘繫神之休休昭報郡敢或怠寶告秋式薦嘉旨用伸昭報郡敢或怠

又

惟神贊帝之化依人而行血食郡境吏民賴庇歲豐氣和實惟陰祐秋報之典守敢不虔

祀龍母祝文

惟神上承帝命血食名山誕育神龍澤潤率土震夙之慶郡民弗忘庸酌依嚮之心少陳奠獻之禮庶其陰隲錫以婁豐

又

惟神陰佐茲土血食自昔誕彌旣月人所欽慶是薦蠲潔用陳薄祭俾民樂康而歲登不懈于永久惟神之望秋謝至德廟惠感夫人祝文

惟神生有卓行歿爲明神郡人賴福爰自古昔歲事告豐人以寧康昭報之儀用致涓潔

諸廟祈雨祝文

雨不時降農工告病某也持節一道復攝郡寄惕然不寧徧走諸祠冀垂陰隲油雲急雨日蒙膏潤歲事有望豈繫人力神况不貲敢忘昭報

林屋洞天請水祝文

某以天子之命兼攝郡事入夏以來常暘爲沴民情罄  
罄聖主旰食夫庶富千里仰寬顧憂某之職也旱勢有  
加其敢寧居凡仙佛之居神龍之祠哀訴備至邈無感  
通意者誠心未至政術失中有以奸和氣無以格幽冥  
故歟計已窮矣時已迫矣及今得雨庶倖下熟過是已  
矣惟龍威神赫然出入無有宅是靈湫福此一方茲復  
請命于龍庶分此水用揭蠲潔仰冀哀憫郡民霈以澍  
雨歲事粗收民免轉徙則某之庀職龍之血食皆可無  
愧

龍水祝文

比以旱故投誠于龍寅奉此水庸展控扣之意果蒙顧  
歆信次卽雨來日又雨今復大雨民以呼舞吏釋重負  
神之威靈應祈如響更祈惠况調護雨暘卒茲穡事則  
終始之施與民不忘

諸廟祈雪祝文

郡雖告豐猶多貧窶嗣歲之望不啻飢渴年華暮矣雪  
未應期民則跼蹐守敢自安惟神依人而行受帝所命  
矜恕羣情及時未春錫之瑞應蠲疹導和晏享屢豐迨

切之懇非神孰告

諸廟謝雪祝文

比以雨雪不時致禱于神轉首陰晦霰雪微集霽暉已  
遽上下之心慊然未足去春尚遠神可愬然盈尺之瑞  
佇解倒垂

諸廟祈雨祝文

時將徂夏雨不時霈農功告病羣情焦然惟神陰隲此  
境民所依賴用走祠下爲稼事請西成有無繫此數日  
伏願謁帝祈命鞭龍起伏俾我郡民晏享嗣歲之樂則

職幽司明兩爲無負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旱不敢避瀆神之譙爐熏未熄雨已蜚洒冀神終  
惠爲霖之利繼此不靳則斯民免流冗之虞遂豐裕之  
樂皆神之賜

諸廟祈晴祝文

稼事告終場功將興淫霖爲害民用咨怨吏之與神憂  
民之憂顯幽不同其職則一止陰爲晴神則能之吏爲  
民請神必響荅

龍池祈雨祝文

房州

吏政之繆致此旱暵夫復何言然龍之神靈宮此福地  
民所以怙如慈父母吏民之情捨龍曷愬是用躬扣靈  
湫伸控蟻螻之悃伏冀慈仁愍惻念郡民之窮窶恕假  
守之弗逮施以大雨使畢稼事兩邑數萬口卽今解倒  
垂之憂繼此享溫飽之樂吏亦少殺其恥其敢辟再三  
之瀆仰惟宏貸之仁毋惜一引手之勞副此翹企

龍堂祈雨祝文

龍之窟宅此地威靈顯著民所依怙今茲之旱捨龍孰  
愬懇請屢矣其荅如響然雨未霑然禾則尋槁郡政之  
悖有奸陰陽吏之過也民則何罪使至此極夏序將終  
三兩日得大雨或餘中熟過是民必流亡吏且獲譴亦  
恐龍之不容忽然也躬走祠下委誠歸命伏冀哀憐副  
此欽企

散解龍廟祈雨祝文

是山之泉灌溉之利居郡十八而神則尸之郡民依神  
何啻怙恃久無大雨泉流衰殺近雖應祈而遠邇聞見  
之間多未沾洽澤枯涸福郡民自昔取必于龍茲用祇



謁祠下惟惻然動心申以三日之霖俾千里均被神休  
吏亦陰荷况施惟龍鑒念之

祭文

祭陳吳縣文

云云吾徒相望社燕秋鴻偶茲爲寮神合意融情好之  
膠固玷闕之彌縫譚諧之傾輸術業之磨礱斷金之義  
彌久益隆甫病告之再旬歛泉夜之長終嗚呼哀哉才  
難之歎古今則同君之製邑指麾告功蔑肯繁於遊刃  
斲彫刻之成風凜凜黠胥熙熙良農謂將培萬里之風  
背下九重之芝封曾天意之可度而令此涕之不知所  
從也嗚呼哀哉孰如君之聽斷明而公平孰如君之臨  
蒞清而容乎孰如君之結友應物簡而情節而通乎痛  
哉已矣埋玉有期抱恨何窮我酒旣旨我看則豐君其  
茹之鑒予衷些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提刑文

惟公譽隆宗英德爲吏師踐揚中外模楷當世曾襟之  
軒豁猷爲之敏劭圭璋特達于莫立斷結知九重儲望  
多士謂當論思補袞柱石皇家而天不憖遺申道奄棄

嗚呼哀哉俗方嗜進恬不之怪而公山林長往之志蓋自壯年黽勉小畱其中之所存蕭然而不屑其於物也則悅然而泛應亦既蘇罷瘵拯彫弊而清風高操芥睨軒冕析楊聲利邈眎埃壒之表足以起頽俗振士氣人皆凜然知前輩之風流出處與世殊絕也况如某輩託庇二天蓋非一日話言緒論歷歷在耳幽明永隔痛恨如何一觴薦誠莫既攀慕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節推孺人文

惟靈性懿而淑志恬以穆奉祀則敬御家惟肅生于望族慶門是歸有子而秀得夫而才瞻彼女師貽我婦則凡曰有家不顯惟式天畀其賢復奪其全躋于中塗逝不待年藏山而運神莫爲力埋玉之嗟豈惟宗戚悼往念存我心孔悲薦誠此觴靈其茹之

祭丁知縣文

悠悠生死如晝之夜理有未澈美生恒化惟彼仁賢斯人所依歟焉去眼渠寧不悲嗚呼哀哉君器瑚璉未薦清廟干莫小試隨用而效長洲繁叢周施沛然政優才敏儒其根源捧檄屑爲以旨甘計勤已撫人略行曩志

江表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八  
三十四  
賢愚壽夭理有逆施地下修文竟荒是非親顏孰怡民  
瘼孰恤爲寮之情矧膠投漆撫事悼亡有涕浪浪魂其  
不違歆此奠觴嗚呼哀哉

祭汪叔量文

彼良者玉載妙其確有挺其材宜卽之工欻欻温潤蓋  
世若公澗松兮榦梢雲荆璞兮氣吐虹曾不得備重鎮  
於東序薦一柱於公宮况摧折而糜捐方迪吉而告凶  
宜朋知之見聞驚此涕之無從嗚呼哀哉我則姻家契  
合趣同眷三載之周旋發其蔀而啓蒙慶吾兒之附葭

得冰清之婦翁消鄙吝之曩懷收著述之新功慘別袂  
之一翻想音儀於鱗鴻楚水兮悠悠淮山兮崇崇千里  
兮相望夢境兮與通我昔計行擬訪公而春容云亦辦  
來省老衰之萍蓬宦遊拘纏予旣阻西姻事營畫君不  
果東曾蕉鹿之一寤痛明幽之異蹤嗚呼哀哉孰如公  
之賞予真兮匪繆其恭孰如公之愛予子兮一係其衷  
孰如公之純誠儼恪兮歲寒始終今焉已矣孰與之訂  
出處而譚污隆千里之遙兮薄醪是供楚水可塵兮淮  
山可壑悵此恨之難窮尚饗

祭羅樞密文

嗚呼哀哉萬生芸芸天所司也鍾爲仁賢民所資也壽天之殊恍可疑也豈短長必有所制將聽自爾而無所尸耶嗟嗟先生當世之師有國之基民之怙恃君之倚毗其身在此關時盛衰佇觀修程一旦及茲嗚呼哀哉正學心傳公默會之宏材時須何適不宜泛幕蓮於江城領英蕩於震維邦有元龜民賴母慈倏芝檢之催歸方宣室之受釐肅肅朝行蔚爲羽儀塗抹誥雅則帝綸增輝銓敘官聯則臣工允釐適事變之非常人莫保其

壽辰昨幸元弼之調虞藉婉畫之贊裨蟄驚濤而席平捲氛稜而天披投輔國於有北翊曾孫而垂衣帝曰惟公副予疇咨本兵之地捨公其誰曾衷蘊之未究奄波逝而莫追嗚呼哀哉地闢天開繫今何時如伊必萊如臯必夔屋必棟梁虧一則怙危人必四肢廢一則弗支有如先生其壽止斯此所以吾君與愍遺之嘆而斯民深殄瘁之悲也而况吾徒倚公挈攜是輓是推是嗟是吹培纖植以干霄風弱羽而雲蜚鱗翼攀附自昔是期竹帛姓名今其庶幾曾是瞬息志願遽違彼蒼者天冥茫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莫窺福善禍淫豈其吾欺恨終天而無盡淚浪浪而縷  
垂彼蒼者天知乎不知有肴薦盤有酒注卮公一茹之  
慰我夢思嗚呼哀哉

祭石湖先生文

於偉先生斯道宗主斯文楷模外庸內勳傲睨龔黃臯  
步益趨士蟻附之小大迄成如金在爐文振哀玉筆奔  
狂螭乃其緒餘一昨龍荒雍容口伐氣懾大胡公推上  
仁天怒爲霽南北免魚活億萬人壽當永延顧止此歟  
德人去來寔天所尸偶聖誕賢孝宗睿明公起作輔數

庸非天歲將流虹公則遊世實先期年及乘白雲復期  
歲差帝後公先昔重堯華今參羣帝惟公周旅生榮死  
哀實孚名白顧何歎然我歸自東恍隔顯幽情有弗宣  
念昔杖屨日親色笑心銘話言薦旨此觴師資如在有  
淚頽川

祭林子長右司文

堂堂如公世第一流其學粹醇其文炳彪其守之卓其  
用之周其騷雅也今代之元劉其政術也前身之求由  
郎省宰掾課效獨優西麾東節播之歡謳此其小試爾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矣終不得斟酌國論丹青帝猷然其倏然物表之志蓋  
嘗析楊軒裳一壑一丘其所以和歸來之章而新橫塘  
之居也足以見其不惠不夷而傲睨公侯我輩從公許  
以好修爲禮則隆情則綢繆竭來周旋觴詠唱酬色笑  
愛予熙然而春名理規警凜乎其秋日月以冀者踐丹  
地踞黃閣而侍冕旒也汲引茹連固非所靳庶或偕坐  
上客爲羊河爲劉侯爲枚鄒嗚呼已矣袒腸裂而胄抽  
酌彼醪清侑此甘柔公其茹之尉我沉憂

高大卿哀辭

偉哉堂堂顛顛仰公時英哲今其學邃詣其才超軼靡  
或缺今曾涵宏大氣陵高寒挺其節今孤介自守廉隅  
凜峙耿玉雪今皇日咨女粲爲使星炳卿月今僑之遺  
愛武之去思曷其竭今奇抱陳陳百未一施俄中跌今  
狂胡餘運絲琴燎燼方騷屑今天不憖遺卽公巨帚掃  
腥孽今儷浯溪石嗣燕然碑垂不滅今儲精蓄靈復幾  
何時產此傑今我曩卽公聆堂下言薰蕕別今斷斷銅  
墨煌煌旌纛望淮浙今公騎鯨魚漂然閩蓬成未訣今  
有堂翬飛有子山立修佳謁今撫事興懷老淚莫制鋸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霏屑今勸爲孟孫淚償唐瞿劍首映今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題跋

題釣遊圖

風煙萬頃生涯一蓑修魚食以垂絲亂鷗羣而分波吏  
曹縛虎如此樂何把玩是圖恍若鏡清深躡陂陁也

題石蘭圖

羗楚佩之可紉眇鄭夢之安取政使媚九畹之秋孰若  
得一拳之友

跋郭元邁虜中詩卷後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郭公忠烈士也方國步之艱請于朝使不測之虜畢命  
絕漠抵未乳鴈不度隻影自顧與漢節偶政復鐵心石  
腸恐不可一朝居而形于詩筆語工律嚴蕭散之趣邁  
往之氣不可湮沒公忠烈士也所養又如此夫詩之道  
深矣士以之係患難甘憂虞蓋有助焉三百篇所載多  
賤臣羈客幽憂無聊之辭而遭讒畏禍者之作皆悲不  
失正怨不至怒刺譏其時而非誹也蓋其得於詩也深  
故能安於無可奈何而爲致命遂志之君子亦豈苟然  
郭公之於詩蓋當求之古

### 題月谿辭後

梅花賦似非廣平語九辯招魂浚潔厲嚴宋玉之文蓋  
不愧其師至賦神女則妍媸妖蠱之態儼在人目士遊  
戲翰墨情寓於辭不主故常乃妙爾吾宗夢錫公養高  
行意傲睨人士若不可挹而扳之其文高古簡淡稱其  
所爲見于長短句則婉麗豐媵音諧字帖使人誦詠吟  
玩若交五陵佳公子相與坐錦帳目蕙蘭而耳笙簫狎  
興自生幽憂不留予然後知二宋公之隨作而工異乎  
長彼短此者禮譏張而不弛而善戲謔兮詩人不去予



於月谿語亦云

跋龔判院罷邑質錢二帖

士有得於中其於應世桔槔仰俯虛舟泛浮我無心焉  
然其水蘖厲操一介不取自守嚴甚此數紙元亮歸去  
來草魯公乞米帖也龔氏寶藏之當如何

跋龔判院詩集

龔養正幼則能詩文造物者困躓之詩文則愈老健渾  
厚而鬢亦霜身且衰矣此集其先大夫判院公平日所  
有清峭奇麗句工字穩而老健渾厚信得之深且久者

以是知吾養正之學有自判院公之多奇名位不躋士  
不滿于此而養正五十未祿謂治世果無遺才矣豈其  
然

書某氏辨誣錄後

理然而人不然之之謂誣卽然不然而曉之之謂辨謂  
夷惠汙謂仲尼佞是誣已若昔孟子著書而揚墨熄孔  
道明辨之之力也至然其然不然其不然則固不可謂  
之誣然乎不然而彊爲之辨則欺矣某之在本朝窮凶  
極惡流毒天下載之公論有不容掩後之言奸邪必稽

焉是固可謂之誣也乎非誣也而猥曰誣從而辨焉孝子順孫之心其亦出於愛矣乎夫愛祖禰則有恩而是非曲直則有義以私恩而撓公義其可疾也而出於愛祖禰之心其亦可憐也夫聖賢君子不幸而祖禰如其有之矣愛之固有道也舜之瞽禹之鯀舜禹豈不愛其父然不聞果於辨以自飾欺人而廢公義也周公告蔡仲以蓋前人之愆曰惟忠惟孝邁迹自身蔡叔之惡極矣聖人猶以爲可蓋者繫仲也蓋之之說捨忠孝無他術而蔡之綿祀始終春秋則仲之蓋前人至矣非自身

耶沈充之附王厚罪浮於哀章王偉勁也耻之雖耻之未聞誆誆焉以不誣爲誣也卒之甘死國難死于難其足以躋乃祖之惡矣冀缺耨妻敬之甚晉用之而功夫非芮宗耶士不幸爲某之子孫者吾謂事上則如仲之邁迹忠孝臨難當如勁之處死不避置未用如缺之不忌敬孰曰不可夫何暇煩於言昔者敬宗之有遠也武之有儒衡也義甫懷光之湛與璠也皆凶人之役無惡也贅而辨則惡矣且某亦可悲也已甘取凶忍悖戾之名不暇辭汲汲爲富貴計爲子孫地富貴則疇其欲而

其子孫至於含耻澶頰費辭犯嚴而萬一其言之售是  
何工於爲身而拙於謀子孫歟取快一已而貽禍無窮  
不仁孰甚焉心之不自抑以計後世也而其爲後世累  
乃爾不智孰甚焉仁且智曾於某而責諸吾以論仕而  
計子孫者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

晝破堅陣夜接辭人上馬擊賊下馬草檄男子事業富  
貴所自出者晉命帥必詩書禮樂之士元元本本夫豈  
偶然予謁帥相郭公于揚州公一見延以代舍時接譚

辯凡古今治亂盛衰賢否去取蓋槌楹分一二數衮衮  
不竭其名章俊語驚盪耳目猶置不論然則雍容而宗  
祐安譚笑而勳庸隆進退出處世無間然有本者蓋如  
是觀先太尉此帖其源流所自當求之摧鋒陷堅汗馬  
執銳之表也家世之蟬聯忠孝之傳承功名之烜赫也  
宜哉鼎彝竹帛夫已累代寧復公慙卿卿慙長耶西平  
有子聽復繼愬比郭氏尤貶况其餘

跋蔡武伯家藏尹和靖所書孝經

士何以探道曰尊經何以抗志曰慕古不經則他不古

則汙和靖尹公一代名士其尊經探道今昔所宗孝經  
十八章蓋其手書想平生六經之學著之心筆之紙不  
一日廢不一二傳惜不盡見之是書流落而武伯能有  
之時玩誦不忘武伯經術士孟子曰是以論其世是尚  
友也武伯慕古之心世所謂則而象之者非耶

跋知安老人詩

士有傲世不仕胸次所有足以細物自重世不知而不  
悔知安老人是也公四明人於書無所不讀緒餘詩章  
猶頡頏名輩上讀此數紙蕭然塵外之姿在吾目中某  
未識公而得公爲人其子夢錫予畏友也故得盥手細  
讀于吳門芹宮幸矣繼此拜床下獲聆其謦欬又幸也

題筆工俞生所藏書法

俞處士造筆精緻甲吳中俞頗能書理則然然餽口不  
餘見古碑法書捐衣食求之不論價此亦奇嗜癖好未  
可以常情計所蓄多善本此軸真蹟可寶士大夫願得  
之者俞能有之予敢以市工例視之耶

題某人論史

讀經如拱侍夫子讀史如生乎其時目其治亂而與之

辨論者乃爲善學閱此論千載向背是非瞭然心目間  
學史者之法也某玩史有得甚多每爲諸生講說漸成  
編帙不得是正夫子臨帙愀然

書徐晉寧傳後

靖康之變終天之痛也向來釀毒挺醜之人漂忽穢腐  
使人言之而唾而劉韜李若水郭永之徒凜凜不死晉  
寧於三子蓋伯仲間讀此傳如挹雄姿聽憂國料敵之  
譚思九原之可作夫惡得而死之閱古今而論定君子  
小人邪正之間天之予奪孰爲憂劣方公未被圍糾集

民丁十五萬爲勤王之行議者講遽已使吾悟其譎公  
得逞未可量也虜之謀我也一皆侯景故智景之舉逆  
順衆寡不侔諸侯勤王則緩以講旣罷則復進罷而起  
我良難景易之梁憚戰倖休彼洞測之平侮之卒得逞  
凡虜所以欺吾與吾所以受欺臺城之禍無少異而徐  
公之徒抱恨地下無終窮時端在此故吾併書之以諗  
謀國者庚申閏二月五日書于武林逆旅晉寧諱徽言

題王勉夫雜說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注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

江湖長翁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三四十七  
稽考之精確鉤摘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  
手抄家藏請俟異日

跋趙子野詩卷

予好詩世之詩人多與遊閱之多故人不與其能或與  
其知晚乃得趙子野詩讀之予敬且服焉清峻而豐腴  
麗雅而精粹其調度功力排奐頓挫沈著恢托詩所應  
有盡有之蓋未易措評裁也歐公謂老泉吾賢孫石之  
文今於予意乃足予於子野亦云子野所學其源則三  
百篇其支流派引不杜子美不留眎也而其春秋甚富  
徃徃以李長吉爲比長吉之作工矣然在子美一體爾  
子野將兼之不難昔人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  
臣法猶有爲若言蓋以是復之

跋簡齋帖

某從寺丞公遊獲觀簡齋先生進 御三帖亦旣跋以  
短語而此帖蓋其與夫人書仲尼所謂如見大賓者邪  
衛常精誠吾猶得而問然冀缺敬心古不容於專美徒  
勞稽首已後執鞭

跋沈子宿瀟湘連壁詩

荆公集他人句爲詩工矣至丹楊葛先生又能爲唐律詩體尤工然未有專以坡谷二氏語兼舉互足而成成無齟齬如沈君者千里歷塊孰若回策如縈者之爲至也余不識沈君意必清耀骨立如古辟穀混世仙子鶉衣壁立無求於世者耶昔人謂詩窮人或且曰詩能達人是一爲簡齋發此語耳達一二窮乃十百千萬也沈君於二老詩婉取工甚妙於詩不疑予固敬服而又憂其窮未艾也世之軒輊士者能憂予所憂則窮達特未定南卿兄姑待之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說後

予多病顧難死處之不悖也一貴人病予書所以處之之說論之後三日問之未過目也退自咎豈其言之繆悠文之荒陋故爾見棄耶趙侯夷仲來高郵偶見之自書以歸筆勢道媚無率遽態予年七十一矣食眠猶佳何以致此夷仲六十二其膚貌充腴目光射人譚辯傾注儀矩漂蕭如五十許人而所謂貴人者氣且奄奄卽之可憐則其於吾文去取輕重之間蓋不徒然也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卷後

予爲文寫意而已初不自是間示人亦有予之者然不自是之心未泯也趙侯夷仲江南之宗英妙於文者定交于淮南之高郵得予西遊藁取其詩賦雜說凡十四篇手寫而藏之噫猗和弗覲決非至寶良樂回眄未爲下乘吾於是頗得自慰

題呂居仁詩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邁遠嚴密學者師法也始余貧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吳門教印得此本尋舊書闕三之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力能得書不應遽忘云

題變離騷

歸來子之於楚騷古今源流正變之意備且盡矣山谷曰設欲作錦當作錦機君子之於學取法以類如此是書也蓋機之良取法者之不可一日缺然也然歸來子泛然取必叙述所以作與所以取之意其又典重深粹求之西漢司馬長卿劉子政其輩流歟王褒谷永之徒猶當辟舍歸來子蘇門高第是書又學力既定之後耶故予深所珍祕以此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題荀子

理以文爲顯悔而其渾厚之氣嚴密之法至西漢始衰  
西漢似未衰也校之先秦書有間矣雖謂之衰可也書  
出乎秦之前六經之外惟孟荀理之寓乎文渾厚嚴密  
與經表裏其他書言非不工然不自儒出故舛駁雜亂  
過目之具爾習之則疵吾學荀子之書違道百一孟氏  
之流歟楊雄固多愧况王通氏乎予窮經攻文也久知  
玩是書而此本字大小差甚快老境姑齊其句讀藏示  
子孫有未善未能以意斷者甚多此則有待焉

題長慶集

樂天人中龍其學粹詣其操守卓偉盡愛君憂人之心  
而不害爲放達超勝讀其遺文如挹清揚而親譚麈也  
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爲嘉本  
時與蒙莊宣公之書表裏誦之莫知其孰爲優劣也

題六君子古文後

古不以文名而其文垂後邈不可及人非學而能何道  
使然哉後之人有志於古必力學僅自立學雖力而不  
至焉者皆是也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

衰至 本朝歐公復盛起衰爲盛非學力深至不能予  
是焉學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  
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  
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  
師集而參之肆吾力焉庶以逞吾志如諸公之墓誌表  
尤奇筆然不勝其多又不容率意去取姑置之云

題東堂詞集

毛澤民集合文詩尺牘樂府爲十五卷刊于嘉禾郡庫  
予校文秋闈得是藏于家細觀靜閱其眎蘇氏之門秦  
黃晁張陳李輩未遽輩行要爲當時文士伯樂肯顧寧  
復凡骨士之從事斯道當貴重之

題陸宣公集

孔孟栖栖旅人萬世師之屈于一時信于無窮聖賢往  
往一揆陸宣公一代人傑其謨畫經濟伐謀切機制物  
務而洞人情王佐才也而文采論辨雄放不窮異世之  
賈誼劉向歟德宗不得已而用棄若斷梗一時共事姦  
儉如盧杞裴延齡之儔睨之執仇然不逐之殺之不快  
也可謂不遇至 本朝眉山公剡章上其奏議推尊之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甚至我 壽皇聖帝又命邇寮分日進讀今日之幸視  
昔之不幸不啻酬之蓋道不同肝膽楚越心契而道一  
越宇宙殊古今猶同堂共處也 壽皇後世虞舜而肩  
山公孤忠奧學輩公無忝者使兩公同立乾道淳熙之  
間都俞拱揖足以挽回泰和之治不待推挽之勞謀斷  
之須乃濟也予前後訪求公書皆不得善本淳熙己酉  
考嘉禾試竣事郡侯以是齎行紙薄厚得中而細緊潔  
白字端謹迺楷遂三讀而藏

題范蜀公奏議

蜀公景仁東坡之所敬畏迂叟歎慕以爲不及者其愛  
君憂國之心立朝經務之節槩見于此予校嘉禾秋闈  
試得此書惜其多有漫滅妨讀誦俟求善本改正而藏  
之

題東堂集

問牀頭之易了其非癡補射朋之缺驚其所能非定從  
楚庭毛遂下客爾士不外示其抱負何如也毛澤民仕  
臨安其守東坡坡士麟鳳也晚乃受知予讀東堂集玩  
繹諷味其文之瓌艷充托其韻語之精深婉雅視秦黃

江浦長翁文集 卷之三十一  
晁張蓋不多愧比文宗學師不彼卽而彼卽之其賢於  
世幾等此集嘉禾有板予已酉歲攷是郡秋試郡將趙  
侯送似遂得寶藏之

題活人書

予爲舉子時朱肱傷寒活人書愛而讀之百問十一卷  
略能上口或曰治傷寒祖仲景是何爲者予惑之後問  
友人侯元英是書多稱仲景能無遺說乎曰是不惟於  
仲景無遺說曲通傍暢凡傷寒書幾盡矣元英良醫人  
所服予所敬者然後知說者之妄愈益愛其書得是善  
本表裏六經課誦之并識之以詒子孫

題養老書

予幼則多病阽危屢矣自以爲必夭死無生望今老矣  
多病自若然必死之念十減八九蓋不善用壯而善病  
也使推用病之見於用壯時康寧上壽有不足道諸子  
求得此書以吾老且病其爲用益宏矣然其術中國所  
傳彼固言之矣藥食好涼中土則宜用之東南當卽此  
語審處之

題本草單方

一則專多則雜事物皆爾况藥之用於病乎予幼多疾好窮藥性嘗用香附子用木賊用露蜂房皆一再驗其法盡載本草書人顧不熟讀之爾思欲會最擷攬以應須者未暇也不意此惠術有先之者是書板在四明予宰定海首得之列爲三十五卷始于服餌終于婦人小兒雜療法亦備矣然條分類別一閱可見益知異人世不乏才賢有識所在有之裝校藏秘不惟自衛旁濟醜其夙心而不假編集之勞晏享此利紹熙辛亥十一月朔書書之何志喜也

題程氏易傳

程氏之學與蘇氏角立通儒碩士不可偏廢予得蘇氏易傳又得是書繙繹閱誦多相發明予所謂不可偏廢者非然歟規得善本正其漫滅訛舛而藏之

題隋書

隋文乘時僥倖据有全周之業陳氏失德天復假手斃之奄覆六合志得意滿以爲萬世金城之固而無得於君道不學而自任莫足固締天下之心借不哲婦訕內孽子蠱後詒燕維持之計索如也何能長有天下且若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五  
是再傳而滅誠非不幸然其一代興置廢革與夫忠臣  
義士謀謨著述之徒儒者不可不精攷以爲法戒是書  
八十五卷舊十七冊本在紹興予介察推汪公印得之  
併爲十一冊

題春秋名臣傳

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  
孰能敷敘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  
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爲之傳徃徃失  
之漏畧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  
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  
與經傳參讀旣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槩抑  
於著述體制所得將不貲予宰明之定海尚書羅公寄  
惠此本字真紙佳真吾家之至寶也

題長慶集

樂天一代鉅儒讀天下書無遺而發諸其用其道自事  
君行身卽功揚名有餘裕矣會粹此書淑諸人法後世  
偉哉可師仰也此本板在四明予印得之暇輒課數紙  
振發舊聞之遺忘者其益不貲其間差誤亦改定一二

江清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紙緊好壽百年未艾也子孫其實之

題沈氏易小傳

諸家詁註易多矣有得必有失觀之者集取其得無惡也然未有得春秋衆賢用易者惟丞相沈公默探鈎取而發千八百餘年之遺意筆爲小傳皆以春秋君子用易之說充而周之沿而求之源而流之遠哉妙矣是書也可不心醉焉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初九變則姤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無首變而盡

則坤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學其本如此然其間猶不能無餘意遺義取之未盡求之小差者又嘗潛心焉因而穿鑿其說則過矣亡友周令譽卿授予一紙書乃春秋時戰法其法純用易而盡屏卜筮家神將時日諸說周云上庠一士人出意用之占事如神乃知讀古書可得古法思與不思爾沈公深得之者予又知夫讀書不惟徒役心目而已

題孔叢子

吾夫子五經論語孟軻氏七篇與四時俱運日月儷明

可學不可議可窺不可窮其餘家語戴氏記禮雜以漢儒之言非孔孟比學者精擇審取之其悖鮮矣孔叢子又次二書然持論正守道嚴孔氏家法儼然在是自孔氏者不可無此書是本字大而楷少差誤可寶藏者蓋傳之於四明公庫云

題孫先生春秋解

春秋經社吾鄉故中丞孫先生莘老與爲之晚又爲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遍訪親舊客有以遺贈者遂爲全書豈天爲斯文地有物呵護歟何久睽而忽合也稍正其傳寫之誤而藏于家俾子孫知其不苟全得而易之昊天不宜

題孫公談圖

吾鄉當 祖宗時名士輩出坐權臣訂究罹釁避禍多寂不聞世孫公一代偉人後無傳焉談圃所記無非植名義資見聞爲益不貲如爲言官時論張問呂公績事其危言俗論此類必不一無從考其詳矣其詩法清麗嚴密唐元白流亞亦不得全編讀之爲吾輩師法公之不幸如此然非劉公延世紀其緒餘以示久遠遂湮滅



不聞耶今攜李張公守吾鄉仰公風節持論大書鉅木  
博其所傳以淑多士其道因二公粗見猶爲幸可以烈  
公九京矣

### 題南華真經

是書一已足今乃三因自笑其廉於世利而貪於書

### 題百一方

予少多病刻意方書且博求於人得於方書之外往往  
取効如意歲丁巳之官京西正月十有八日謁漢陽史  
君王公瑯公一見如舊知問爲政不吾靳因惠白一選

方一部四表予向之求而得用而效者盡在焉乃嘆得  
書與識公皆不早也公云吾哀集十九年乃成書其勤  
如是我輩顧安享用之士君子以仁存心凡其濟世利  
人不能行慊如也公之此書足以醕滿所志而况政術  
父母斯民有不可掩者在予皆不可忘故識之

### 題國語

左丘明傳紀諸國事旣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  
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  
以釋經文宛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畢

萃于此學者表表讀之乃可吾家藏是書乃監本也句  
而音之是書字尤大紙不惡尤可寶惜而制置袁公自  
成都致房州見贈焉驀山絕壑凡四千里噫公之意厚  
所遺物在此不在彼吾敢忘諸

題方舟集

蜀之文風自文翁始本朝東坡先生起于峨眉文章節  
氣照映今古坡其文翁後身耶蜀人社稷文翁而天下  
師尊東坡蓋無時而已也南渡之後二李先生以興學  
奇文名天下予來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見寄始得

盥誦熟閱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警欬而瞠乎揮掃  
時偉矣盛哉坡仙一代名師而當路欲殺之方舟亦起  
輒顛頓不大施以死天之於二公徒予之名德而斬諸  
榮利何歟豈斯文與富貴同意未易彼此輕重而不可  
兼取之乎二公同時之人熏灼目前而寂寥身後或者  
羞道之則天之意重此輕彼決也儒者觀吾言可無沈  
嘆

題石次仲燒尾集

予昔官當塗讀石刻慊然也文乃宗教石次仲聞譽之

江浦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者不敢信蓋二十年矣次仲已死官房州制置常伯表  
公寄次仲此集并漢君臣歌細讀之與昔所閱若出兩  
手何歟豈次仲得於文不若詩歟抑偶不工將旣病乃  
作之歟此集實有可觀然文終不優於詩決矣

題邵太史西山集

邵公濟博康節孫子文之子溥弟也其文章瞻縟峻整  
傑出南渡後晁以道嘗曰恨六一東坡不見子以道名  
重一時非多可者設二文忠果見之其必置之蘇子美  
毛法曹之間乎其於熙豐元佑用事臣涇渭去取正色

書之曾無依違使人增氣盛德後所立偉然天報之也  
此書板在蜀予丞房陵制置常伯袁公惠五書此其一  
公知我有好書癖致之不憚遠負以馬蓋綱卒也其勤  
叵忘况吾之能好常伯之肯致子孫繼吾業歟皆宜念  
且寶之

題家語

孔氏家法盡具論語矣家語雖雜以漢儒傳會悖理法  
者少自孔氏惡可闕此蜀本紙佳字大蓋制置袁公所  
賜去眼四十有八年迺今得而有之何念之深類鄧城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之訪劍不索則獲幾象岡之得珠書以志喜云爾

### 題韻類坡詩

東坡仙伯之文韓歐伯仲其於詩邁往勁直之氣溢于言外而其嚴密腴麗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學者與子美表裏可也予幼則誦之上口者千餘篇中間局于科舉置不暇及蓋數年壯則仕仕不達連厄窮鄉官事小間得尋舊學創以韻類其詩爲五策凡一千三百九十一首於食飽散屐微吟長歌曳杖捫腹不惟玩繹磨礪其規律而窮塗鼓吹蓋無以加此

### 題韻類詩史

學詩三百篇其祖也次楚辭是二經不于其辭于其意意無有不道也杜子美古律詩實與之表裏予讀子美詩能上口來房州多暇創以韻類之庶便歌誦成書矣編之多舛不倫以予疾意草草亦吏筆繆亂再整之善是則子孫責予老且倦矣安知絕無如予者抑安知無瘡予者昔龐祐甫問詩法於東萊東萊問之曰子讀子美詩乎能暗誦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予方他之反將語子請誦此既還復問則皆上口東萊遣之曰子自有師

江湖長公集卷之三十  
矣龐自是以詩名孫仲益稱李師武誦子美古律詩十  
卷不遺一字前輩尊信如此悠悠視之何也 本朝東  
坡黃陳其正派予亦韻類坡詩千三百篇并黃陳詩皆  
能暗誦然詩學終愧古人又何也

題大易粹言

予學易始得東坡傳後有沈丞相小傳幾足矣今復得  
粹言其間載諸公所得深者叅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  
已就漫漶又遲之將不可讀予修之兩月餘爲佳本是  
三書日在案樂則鼓吹富則封君又師其嚴且溫也其  
思嗣吾志哉

題七書

長孫尿得官右列勢須習七書乃仕求于金州大將李  
公珪惠以此字楷紙厚可愛玩付尿讀之予亦指摩老  
眼時誦一再過或命尿誦臥聽之爾索之武略予求之  
文法此書言從字順未易專以武事待之老泉先生以  
孫吳簡切與遷固併論之亦是意已

題夏文莊

夏文莊公辭藻絢麗自其始學卽含臺閣風骨老尤雄

江漢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健不衰當 聖君貪才天下右文之時是不容不富貴者而其所以富貴則不能不使予悲喟莊子以義命爲大戒士當後窮達先所守予求是書于鄂守鄭臬得以藏于家使子孫寶之而又知予意故云

題孟浩然集後

孟浩然襄陽賢士當世名公猶欽慕之高懷清致使不能詩亦時楷式而是集所載謹格律於閑淡隱嚴密於紆餘不深於詩未必知之當時里人作浩然亭後更爲孟亭謂賢人不可名按本傳孟浩然字浩然猶郭子儀字子儀彼恐人拘此故以名爲字耶口以浩然亭無惡也祇示思賢之心易見爾而顧更之何歟慶元己未孟秋九日鄂進士張君該惠此集舟中細閱因識之

題四時纂要書

不正而富苟焉而貧君子不予用是書未必遽富按圖從事十舉三四其不貧必矣不貧而義毋惡也然必以甲乙占驗冠于月始亦六經史漢備天人意耶於此而拘則害乃事讀之者謹之

題太倉稊米集

江漢長翁文集 卷之三十一  
歲丙申予尉太平之繁昌客臧仲文自當塗訪予臧能  
爲詩而未已者頗尊信周少隱詩錄示數十篇要爲得  
詩之法恨未盡讀也來襄陽帥許公以其全集贈行舟  
中無事藉以遮眼珍投也然詳讀其詩了知其楚人此  
固細事無之則尤佳爾

題策府元龜

博極羣書文史足用記亡書三篋寫五行志誰不樂此  
然人才不齊有不容彊士耻一事不知則類書未可忽  
也策府元龜一千卷 章聖皇帝命爲之以惠學者類

書莫詳焉自命下至大中祥符六年凡歷數載自王欽  
若而下大小臣編摩校勘凡二十九人吾爲儒思有之  
凡四十餘年乃疇其志是書都大王公賜也自成都之  
襄陽走三千里夫其成之久求之不易致之甚難束閣  
不觀委之蠹魚鼠矢此非吾佳子孫也書以諗之

題衛生家寶方

予幼多病老且衰偶未死然亦以收方書故延視息幸  
今諸子以是爲憂故凡方書聞見必求之必得之乃已  
衛生一書尤爲該備精密房之醫者李生有之遂傳其

本一再用良驗其版乃南康軍何人家或曰遺火灰已  
久矣是寧可不傳尤不可不寶藏也

題宋百家詩

唐百家詩類以事此詩類以人比唐尤詳博人有能不  
能詩有工拙似不可以人彊取之曾公所編不必皆以  
詩名予猶惜之至金絲宮羽之雜奏金翠朱碧之相暉  
鏗鎗煥昉略無間斷噫富矣是書二十一冊六十一卷  
蜀本也魏提幹南伯見惠

江湖長翁文集三十一卷終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二

論

姚宋上

明皇在蜀論蕭宗用房琯知非破賊才姚崇在賊不足  
滅至宋璟則曰賣直取名爾人各有見自其見持而有  
爲而治亂盛衰形焉明皇之言平昔之見在是宜其致  
天寶之亂也陳子曰精于治者無善治之功精于醫者  
無善醫之名無功無名非果無之也銷患於無形故無  
功除病於未兆故無名而功名者次之功立于有事名



著于有病天下孰不功名者之貴而精于治與醫者不然古之聖君賢臣講磨治道圖回天下其詳載於六經六經之書明並日月功配造化然大抵皆保治之術所以維持締結使天下無事禍患無得而作是六經之旨也其大意必曰正心曰脩身曰納諫曰畏天心通下情勤政去佞如是數端而已未嘗曰兵何爲則敵摧刑何爲則人畏智詐勇力何爲而用之凡二帝三代所以持守天下求諸此足矣若曰鄰國見侵非孫吳之智不可以取勝疆事見告非韓彭之勇不足以得志是後世之

君臣淺之爲治治不能安天下於無事幸則揭冊青以自夸大不幸則委倉生於虎狼之口者非六經之所貴也和扁之醫觀色察脉必告曰勿爲是勿嗜是而疾自銷於冥冥矣推床撼屋踰踰求死焉治而藥之曰吾之功起死或者甚其疾以自大其功功則功矣非和扁之所貴也姚崇才有餘而工於順適者也宋璟才不逮其節而以直弼正其君者也委二子於干戈繁興事變搶攘之地姚固有餘宋果有不能辦者然朝夕納君於正率臣下以無枉使天下之事變無自而萌則固屬之

環矣天下之理順適者可憇而守正者似乎矯拂振辦者類才而靜重者似乎迂濶有可喜之功者必售無媚上之具者易厭自古皆然况乎明皇以英睿通達之資適久安無事之時志意得而侈心萌其視迎刃破竹適已便勢如崇者安之久矣璟乃一切矯而正之然猶相之數年者無乃迫於公議姑惟留之其心固已冰炭惟恐其不去也其真情非在蜀則至死不露向之君相之情特矯而忍之以相彌縫爾主人有直其突者又積薪焉客勸以曲突徙薪不聽也一旦火其室鄰里救之而止牛酒勞之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或者得以譏之宋璟之正曲突徙薪者也姚崇之才焦頭爛額者邪使三代之君得二子任之輕重固有主矣惜乎明皇不足以知此也

姚宋下

或曰明皇之相姚宋首稱予謂天寶之亂姚優爲之顧乃優宋何歟然則排難解紛之才無貴於世乎曰非然也世所謂才者非獨後世貴之先王亦貴之矣才貴乎用尤貴乎有才而不用才者有事而後見於用者也儲

其才而無事焉才惡乎用是最先王之所貴也先王之世凡智可以立事勇可以摧敵拓弛不羈之士莫不兼收而不遺以備吾不測之用然卒不用之者正以有深謀遠慮正已率物之士相與周旋朝夕有一善推而廣之有一不遘矯而正之天下之心素服而禍亂不得而芽蘖智者無自而施其謀勇者無自而效其力矣猶之善攝生者天雄烏喙莫不儲峙以待一旦之急而卒於有而不用也平居無事薄滋味時起居血氣內和外邪無間則天雄烏喙之屬可用而不用毒藥之用身之不

幸也才者之用國之不幸也姚雄之才天雄祛寒烏喙療風才則才矣抑節宣導養使身無恙患天雄烏喙置之不用璟尤賢哉古之賢相不獨於天下之才藏於不用而於一已之才當其用也猶不既其用其意深矣禹之征苗三旬逆命乃班師以苗之逆禹之盛德豈不能一戰脫與之戰豈不必其勝邪周公征三監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兵聞拙速以三監之悖周公之聖乘之如拉橐爾又何待二年之久聖人之意必曰戰而速勝故吾之功而置吾民於死傷國必不堪而吾深不忍也故寧

不戰而去與徐而待其斃毋寧爲是角一旦之命使吾民肝腦塗地也而禹方且諫舜以惟德動天周公作詩貽王言王業之艱難凡其嗇於用才而必於納諫當有事之時猶然况時無事也乎臣而有愛君之心寧數諫以保其無事毋寧幸有事而露吾之才可也武帝之時不能安於無事以守文景之業汲黯獨憂之而天下號爲有才者莫不幸之挑四夷則黯不如衛霍深刑戮則黯不如張杜陪財利則黯不如弘羊孔僅辨論蠶發移人主心黯又不如終軍壽王之徒至淮南萌姦乃獨憚黯曰好守節直諫自俗儒論之黯幾無用之才孰知規君以正保天下於無事在此而不在彼耶姚宋之議灼然可見矣嗚呼璟與黯其所以息未然之禍皆本於諫而二君所以不安二子正以其敢諫一以爲慙一以爲賣直納忠於君顧不難哉三代之君臣專美於前有以也夫

辨異

聖賢之爲學務窮天下之理而不盡必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必之聖賢所與天

下守是學而共之者也不可必焉必求必之則吾之說窮而吾之學始爲異端勝異端之勝吾學自夫趨吾學者之不專而若疑若信於異端者之衆也今夫孝也親必悅忠也君必與謹懼無禍患勤儉無空匱是可必者聖賢必之以教天下天下諭之不勞也四海之大九州表裏耳目之所不際智識之所不慮吾必以有無必之則其說必窮昔吾夫子古今推之爲大聖其智博矣而弟子載其行事則曰不語怪子之不語其意蓋深矣一語於口則是形爲有無之說且以爲有耶人愈惑且以

爲無也而一或有焉則吾言誣矣孰若不以爲言不以爲言則不必其有無而人皆返而求吾可必者竊嘗怪傳奕韓愈之徒忿佛老之爲害而力排之深擠痛抵曾犬彘鬼域之不若其於衛吾道意則信篤矣惜其一必之於無有故不能挽回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旣已受彼之欺其涵浸已久其服從已深彼二氏之教亦異域之一術其僞言佞說亦深有以鼓天下之俗而劫其心者亦孰能的然必其無也吾必其無是理無是法無是事無是用不幸而有其一而吾之說則敗矣吾之說敗而

彼之說則愈熾矣孰若專持吾學置二氏於不言之表  
示人以邪正而不必之於有無彼或未能去二氏之淫  
說吾若不聞焉如春風之花自開自落春木之鳥自鳴  
自止我輩何有一君子守之衆君子繼之吾所守之卓  
彼無得指其有以質其無人亦徐而悟其謬悠趨吾者  
愈衆而專矣此不亦吾夫子之意與昔阮瞻惡言鬼著  
無鬼論一旦鬼至其前瞻懼而病病而斃使人言鬼而  
瞻不言不害爲無一以無必之乃敗於或有佛老之說  
鬼之或有者也其無以有無必之哉或問佛於王通曰  
西方之聖人也欲推其教於世則不與彼蓋知佛之爲  
教可施於西方夷狄之人以之中國是中國而夷之也  
通之意未嘗以其教爲無有似矣吾夫子之不語怪然  
謂之聖人則失之大甚未有謂之聖人而吾徒無取焉  
者若佛者吾何取乎彼傳韓必佛老於無而人不從王  
通以佛爲聖人而人益惑相去一間皆未若夫子之不  
語爲後世之慮深而衛吾道之心密也

秦

秦以夷立國以屠驅民以盜取諸侯無足道者然究觀

其始末良有可惜者矣夫人惟知道而又能達天命也則動可以至於無窮達天命而又有道焉則不怵於外矣秦之於道何如哉其於天命何如哉道無所乎知天命無所乎達而苟以就天下未有能得天下者也幸得之旋失之則亦無得已矣昔三代之有天下惟深知天命而不以天下爲己私而專以道守之故聖人之興也能以道授之子孫而不必其子孫之有天下非深知天命乎商之在夏周之在商其祖皆嘗臣堯舜者其子孫皆夏商之大邦元侯也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其

勢偏矣夏商不忌之其心蓋欲子孫之有所顧忌而無失乎道也云耳秦之於周亦周之於商而商之於夏也周之子孫曰淪於弱吾意不獨周之心屬乎秦天下之心不之秦而之他者蓋無幾也人心者天命之所係也晉之裂而三也是天命之之秦也始也晉不裂則秦無能爲雖有所爲晉能制之晉裂矣天下不之秦而何之也楚之君無美質無歲不亂齊自小白其君亦無美質無世不亂能爲天下之軒輊而周之所倚者晉也今且屢亂而遂亡爲韓爲魏爲趙之三國向也三爲一秦猶

與之更勝迭負今也一爲三彼於秦何有而秦之君往  
往務本而勤政好賢而用謀使其旁選天下得一二淳  
厚達理之士輔之破功利之淺說變戰國之餘習率天  
下而宗周而治其不然內則尚德教厚風俗聚天下之  
賢士以圖久遠之計不心乎取天下則天下之人有所  
赴愬焉捨秦而之他乎秦之君臣不足知此汲汲乎常  
恐天下軋已若不能一朝居者故凡可以就之者雖穿  
窬負販苟賤之行靡所不爲吾亦良爲秦惜也雖其弊  
有端非功利敗之也乎功利之說自管晏則倡之其後

遂不可遏流而爲縱橫變詐長短捭闔之術狙詐者逞  
而儒先束喙不談先王之脉絕矣秦亦用其術遂挈天  
下而屠之而亦自屠焉理勢固然無足怪者吾特痛其  
始有商周之勢而不善用之不得不爲一言

秦二

秦恃其強以劫六國而亦據其勢以愚六國劫之無以  
愚之則六國或悟其情其從必合秦慮及此故時以愚  
之秦之取天下雖專於力勝詐取然亦不可謂不巧也  
吾嘗怪六國之君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兵合從以支函



谷從人又甚之以秦併天下之勢六國自救之說其君亦或鞠臆太息請計受事然皆驟合而俄散暫從而倏橫終不免中秦之禍何也則是秦以計愚而欺之也秦之取諸侯也不專取之也取之而時以與之故亦不專爲戰而時與爲講不專示其必勝可畏之形而時亦示其懾怯不自必之勢使六國譁駭失據若講若戰謀皆不能專而秦以得其志矣其攻韓也今年取我宜陽明年與我武遂今年與我河外武遂未幾而敗我伊闕其攻魏也今年取我汾陰皮氏明年歸我焦曲沃攻楚無

虛日而或厚賂之至與之上庸之地釋趙而遣質講楚而結婚使車縱橫於諸侯之境亦皆重其幣佞其言秦取之而亦時以予之攻之而又釋者是其愚諸侯而侮之也諸侯之心雖知虎狼之秦搏取怒噬以窺天下見其方操之又縱之方見攻又復講焉故狐疑隕濩謀不自必而苟且之心生矣謀不自必則無堅久之慮心乎苟且則其勢可以劫而取甚矣夫秦之愚諸侯如戲嬰兒於掌股之上而諸侯見愚而不悟亦深可笑矣哉秦之取者七八而予者二三取者尾閭予者畎澮受甘言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  
之佞苟目前之安明日之患不暇計六國尚爲有人乎  
不獨是也欲攻安邑委宋於齊尋以破宋罪齊欲攻魏  
則以南陽委楚未幾以塞郢阨罪楚張儀商於之事商  
鞅公子卬之約藐焉無人視敵而諸侯亦卒無以卻其  
戲侮之者吁可嘆哉使六國有賢王焉輔之以智謀之  
士明言秦之情而告之以其必至之患親仁善鄰爲不  
可侮之備則秦將終身沒世不能自說其不信之罪諸  
侯不出此而秦由此乎終如其志亦諸侯可以愚而侮  
之而後秦侮之歟古所謂知彼已者秦幾矣

### 秦三

秦旣已一天下隳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欲以傳之無窮  
二世而亡之或者罪秦以不明取守之道怪其不以仁  
義守之是以速亡愚獨以爲不然秦之爲秦也有六國  
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况天下乎秦之  
先起于西戎之僻漸進而與中國齒其始也雖無以大  
過諸侯而未得罪於天下也自六國忌其彊欲擯弗與  
通則於是慨然發憤求自彊之術世之媒富貴之士不  
皆原始要終爲後日無窮之計者鼓其說而作其氣惟

富彊是務而求勝六國切切乎志於彊而心乎勝不暇  
問其他張儀以口舌進疾已兆矣商鞅以其慘刻不仁  
之術用而厚其毒秦之俗如狂陽內盛之夫脆之骨豐  
之革跳梁搏擊而其脉寢微人遇之非不健勇可畏而  
盧扁已借憂久矣秦民之耳目心志習尚惟得是計惟  
詐是爲處彊而置人於弱惟是爲務蠢然趯然不能自  
已六國未斃而與人抗衡則固君民之間併力一意不  
敢少懈以蘄遂乎進取之計有秦而無六國則非特君  
不能安其俗而民亦不自安之也民不自安其俗未有  
能帖然而無事者而其粗可以僥倖覬無事必其國無  
隙而後可而國不能必其無隙也如國何如天下何故  
曰秦有六國則可以持秦六國不存則不可以持秦况  
天下乎

朱温

唐開平中朱全忠令蔣元暉殺昭宗自立爲帝國號梁  
陳子曰吾讀春秋而得仲尼之心仲尼之心其爲萬世  
慮者甚深春秋一經爲周作也其所以憂後世亂臣賊  
子蓋切也惟憂之故防之防之且通之防之使有所不

敢爲而通之使有以自慰而死其滔天無藝之心是意也蓋熟讀而精思乃得之夫周自平王之東蓋日以就衰幾不復振矣而大國虎視其地十于周而其民百者有若齊晉秦楚小國諸侯不惟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見侵見襲且滅其國俘其君無歲無之而駸駸乎改物之舉矣至孔子而彌甚意曰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視昔耶於是筆削春秋以示萬世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齊威晉文莫彊焉仲尼筆之于經貶之不恕也而終予之觀聖人貶二君之意所以嚴君臣之分貶之而復褒之所

以通予奪之法威文之在當時其競莫禦甚偏矣一於貶歟後世有競彊逼近之臣如威文者必曰賢如威文宗周如威文經終不貸矣吾何賴是絕其自愛之心而趣之爲無君者也故必正色予之而後後世之臣往往以威文藉口以服天下而天下察其威文如也而予之聖人之於威文其曲致其防而通爲之法者凡皆爲後世計也而後世亂臣賊子嘗不知聖經意而其臣亦非有得於春秋者往往以改物爲快而斷焉莫遏其無君之心如溫者神器則已移而無君之心已酬矣而亦終

自擠於赤族之禍太史公曰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殺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臣不臣向使溫少得於經而其臣有讀春秋之士終身甘爲威文于唐挾天子以令諸侯假仁義以號召天下天下英雄孰能與之抗唐亦周而已縣縣延延擁虛器於上而糾合一正定襄王郤彊楚之功拱挹而有之而尊富壽考子孫燕樂蓋孰得而睥睨也哉釋此不爲必欲化唐爲梁溫向之以雄彊稱而羣雄莫敢議亦以戴唐爾一旦

受不義篡弑之名以立于天下天下之心孰肯畏無唐之朱溫耶溫之赤族不在亞次入汴之日而在元暉刺刃之時決也然猶跳梁躑躅數年再傳而後亡以地則大以兵則彊而其狙詐雄暴獨優於人而羣雄皆齷齪不見天下之勢其交不合其志不果故必待亞次而後假手焉噫忠孝之道人心所固有雖唐末大亂之世而是心曷嘗一日泯想溫之業旣成之後天下之腹非陰議日鯁鯁焉有待乎英雄起而亡之楊師厚其臣也方溫之肉尚暖而已豚犬視孺子矣卽師厚據有魏博之

心窺之及溫之生也力能斃之其起而乘之何後之有  
昔者侯景逞于梁一旦廢簡文郭元建景之腹心且謀  
主也其言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今乃爾是自危  
也設簡文在景奉之猶足以劫制江表簡文見廢則景  
乃負乘之小人懷璧之匹夫其誰畏無君之侯景耶古  
今君臣之分其幾如此皆不逃吾夫子所慮項羽弑義  
帝高祖爲縞素或勸曹操自立曰是兒著吾爐炭上古  
之英雄其知之審矣其亦偶有合吾聖經耶

蕭望之

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剛風勁氣在漢鮮儷然卒爲恭顯  
所殺班固以爲近古社稷臣陳子曰古之所謂社稷臣  
以死許國而不可要以必死事君而易於死非徒無補  
於輔導適足以肆小人之惡而使國無所賴耳范蠡深  
謀二十二年然後能報越以刷會稽之耻則曰主辱臣  
死所以不死爲此事也崔杼弑君或者疑晏子以必死  
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非其親姬誰敢任死衛獻  
公之復也由子鮮甯喜倚之右宰穀日子鮮多而能亡  
於我何爲及獻公殺甯喜與穀子鮮果無所爲而亡之

晉然則事君者不惟社稷之計倖倖焉以死狗國否則去之此尤爲姦人所料而墮其術故子鮮不免於去而恭顯置望之於獄而望之仰藥死望之死而更生堪猛或誅或逐元帝無復有治平之期社稷之臣果如是乎使望之居羣邪之闕堅忍徐伺無輕所發以待帝之覺寤去數小子不難矣此予所以爲望之恨而嘆范蠡晏子之風鮮能追之者

### 僖負羈

晉文過曹曹不之禮僖負羈妻曰公子必得志盍早自

貳於是饋殮置壁文公果伯而厚爲之報人皆賢其妻之先見而是負羈之從善然居其國而外交以邀後福君子所爲固若是乎旣而文公入曹亦以不用負羈責之而報其施魏犇顛頡怒而蕪之陳子曰負羈過也公亦何爲喜於此而遽賢之耶衛綰不見太子而景帝悅文公之喜負羈一已之私耳亦非賢君之度也負羈圖報而得禍文公喜而厚之適以禍之魏犇幸免而顛頡被誅一舉而起三惡婦言之不可聽其效如此哉

### 主父偃

執仇許客者必窶人子而援溺之惠不可望於千金之家人惟不甚自惜而後蹈危以有爲有所惜則有所畏所惜者愈大所畏者愈重此人臣之節所以競挺於下僚而銷爽於高位也主父偃自布衣上書諫伐匈奴而武帝悅旣而勸築朔方以爲滅胡之本偃之前書何芻狗之遽也當是時帝以爵祿籠天下士而尤銳意武功偃官尊位寵惟恐一日失帝意以失所有也顧可以中其欲者無出武功耳士以患失爲心鮮不喪所有而敗人事哉劉栖楚諫君額叩龍墀及入李逢吉黨遂爲小人之雄人以栖楚爲僞於初非也其初未有所顧惜故視名節爲重而顧進退爲輕及夫權臣誘之利祿媒之昔之競挺敢爲之氣轉而爲儉佞用矣

甯莊子

古人言天求其理之不可以爲僞之者言之也而或者竊之以濟其私或竊之以欺人而君子未嘗不窺其情僖十八年邢與狄圍衛衛與邢同姓也邢劫狄以伐之罪不可逃孔子人之旣誅之矣衛欲雪此耶而國方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無道天欲衛



討邢也於是滅邢二十五年書衛侯燬滅邢名之者貶之甚之也邢人而衛名惡浮於邢矣甯子竊天之言以逞衛侯之忿以斷國人之疑可矣不知當是時諸侯雖無伯校德量力衛與邢未能相絕也其可爲伯之事乎其謀之也禮至以昆弟仕而譎之伯討類是耶禮至之惡與甯子均丘明惡禮至而不及甯子丘明亦受其欺耶不然誅賞不公矣

江湖長翁文集卷之三十一終

